



華泉集  
四

書

~ 16  
1034  
4

廿八



門和6  
補卷  
1034  
人



華泉集卷之七目錄  
書

答金丈 樂源

答金進士 濟默

與閔進士 致福

答李大成 景曾

與鄭生 世翼

答俞五汝 常柱

與徐甥 有毅

答安大汝 光集

答洪進士 鼎彬

答鄭生 毅

答洪生 宗顯宗郁

擬答或人

答或人

與李生 亨復

答禹生 載岳

答崔生 敬善

答楊生 宗乙

答濼溪院儒

答吳山院儒

答華陽院儒

答太學儒生

答道基院儒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華泉集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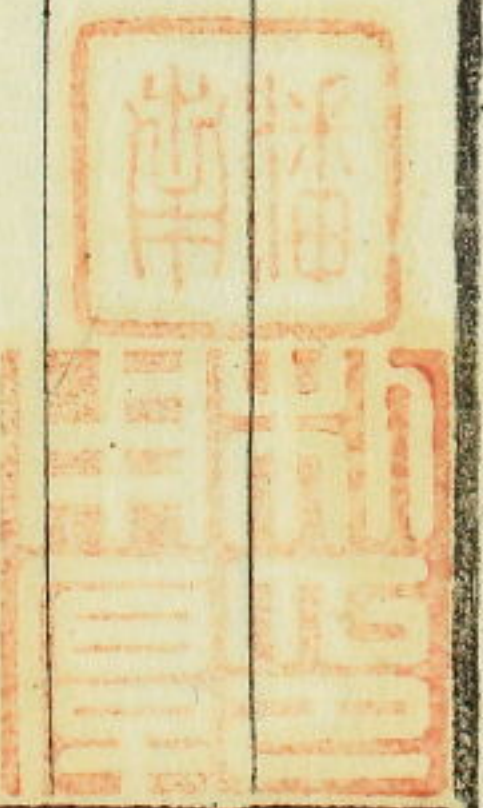
書

答金丈

樂源

別紙

巳酉



問外孫之奉祀外祖者於禮有可據者歟鄒以莒人爲後而聖人垂滅亡之譏賈充以韓謚爲嗣而太常議荒字之謚暨夫晦翁之答汪尙書退翁之答鄭西川班班可考此實不易之定論也然而外宅無後又無班祔之所則外祖身後其主之無歸者不可不奉歸于外孫之家而權行祀事耶以樂源今日情事言之外祖祠版方無可歸之所露處

荒漠之地此實爲子孫泚頽之所也亦豈忍以非禮爲嫌而不思權奉之道耶雖令奉歸自念誠力實無行祀之勢而諱辰并在秋成一年一祀或非異事而單獻無祝亦非所以奉祀之道且有事則告乃是大項禮節奉歸之日亦當告之告辭則當以外孫某敢昭告于顯外祖考某官府君云云顯之一字乃孝子孝孫之奉其父其祖之稱也今以外孫之權奉者而乃加顯字於外祖耶至於行祀出主之文亦當曰云云前日奉歸之文雖既告之而未改粉面之題而仍依例行之者不瑕有礙耶

奉歸于家既出於權改題粉面亦不害於爲權耶此事旣緣無可立後之力不得不犯異姓之譏而遽然改題實恐悖禮幸望叅酌經權并賜指示使愚蒙有據焉

所詢禮疑固仰不恥之盛而竊恐所施匪其人耳顧以蒙識於禮尤昧昧何敢僭論其當否以犯汰哉之誚而第以類輯所載者抄錄爲說參之以愚見以資財處焉退溪曰一廟二姓甚不可尤翁曰旣有朱子答汪尙書之明訓何敢犯此爲之遂翁曰無於禮之禮也觀乎此數說則其不可於禮不待遠引古書鄙

人滅亡之譏賈充昏亂之謚而已可見矣惟朴南溪之論視諸賢稍緩答人顯外祖稱謂則以爲其亦可否論人外曾祖埋安則以爲有所不忍若使權奉外祀者見之此爲可據然可否二字非若斷定之辭不忍一句只就情理而言其不以十分是當者亦可以默揣矣執事旣自知其非禮而必欲參酌於經權之間者豈出於慎重之意然夫經者已定之權也權者未定之經也所以程子曰權只是經也安有非禮而可合於權者哉牛栗二先生家已例以大賢而間不免此者終是苟也非正也者卽我祖之論也牛栗而

有此尙云非正則執事今日之所欲行者其必曰可乎否乎於此而可以知所決矣然其下一段又有曰設或權奉其祀則已身亡後當卽埋安此則爲萬不得已已行者而設耳非許之之辭也然以執事情理終若不免於循俗則下段一語可作他日受用故并以仰聞未知以爲如何尤翁答人之間輒以從速立後四字爲正當道理若可以辦此則固好矣勢不能然而又不忍坐視其無歸則退陶所謂權宜奉置別所往來展省者庶幾寡過而終是孔朱所訓非鬼之祭非族之祀况可與家廟同奉一室以犯二本之戒

也雖曰奉祭此真所謂苟也非正也與姓孫主祀者迥異則主面之改題獻祝之備儀恐又非禮而一節深於一節至若奉歸之告辭安可已也顯字南溪全不以爲不可則加之有據而舊用皇字至胡元大德年間省部禁止代以顯字故尤翁以爲去此一字亦用夏變夷之道據此則不加亦無妨耶凡此云云固亦妄甚而荷執事獎與之深試敢獻愚正所以求教耳可蒙恕察否第切慚汗

答金進士

濟默別紙乙卯

改題日亦不須別告當位以第二段告文列書四代

至某官下繼之曰今將改題顯考神主且榮且感云云恐好

改題若在正祭之月則以翌日行三獻之禮似好而今則值季孟之間非如喪餘正祭之爲急恐不必進行旣不行正祭則是不過告由茶禮何必三獻惟是祭品則或豐或畧俱無不可

焚黃之行於墓未知昉於何時而改題時告事已非昧然於廟中矣至於墓所若無焚黃一事則政是無事於墓故洛下諸家多行之於墓且朱子答李晦叔書固以魏公告廟爲得禮而亦嘗言舉世行之於墓

恐不可不從也此在參量而裁處

若欲於廟而焚黃則焚之似當在宣 制之後黃白  
紙果有我朝中朝之別而沙老用白之訓遵行何妨  
耶京裏士友家亦或用黃蓋其爲名義而然然用白  
用黃俱無大悖於禮

與閔進士 致福 ○ 己未

省式繫纜一哭萬事傷心默想吉日已克襄留幾箇  
日返疑故堂否少小朋知零落殆盡地下多於人間  
劇知餘生無幾而不禁技涕卽日哀履支福戚從旬  
前始還官次已後於葬禮故專伴替慰之計亦左矣

悲恨無已惟望節哀自護以副區區仍念先輩讀書  
多在哀疚中得力以哀聰明才識苟留意於家庭緒  
業則必有大過人者而不甚費力果能有意於此否  
乎期望甚切聊發此言而以已所不能者望於人得  
不爲傍觀之笑耶數種送呈補用於饋奠之需如何

答李大成 景會 ○ 癸亥

近頗阻信手札忽墜拜審靜候連勝慰仰弟間經輪  
泄漸敗忒甚不待嚮晦常宴息頽臥自憐奈何小紙  
所示真愛我者弟雖愚妄豈不能自量而乃晏然自  
居哉禮有禮辭無固辭辭亦不過三而弟則至四至



五太學解飲又以書悉陳其不敢當之實而承乏苟禮時戒賓充臨急勉從至今追思惟覺愧汗沾衣恨無愛我如老兄者在泮而挽之也此則既然矣而書末所教又何為而如此也老兄於是乎不免前後矛盾真愛我者亦有是乎以老兄而托子於弟弟何敢辭而飲賓冠賓時宰老蔭往往有當而不讓者然尚有人譏誚况以弟今日様子寧有所謂弟子者哉自有疇昔之詩蓋嘗心許之久矣弟雖潦倒城市要之早晚歸田苟欲踐言亦豈無他日哉但恐至老無聞反資少年之益耳此意已言及令胤幸勿相促迫也

與鄭生 世翼○甲子

自足下遣書以來喜而不寐為其將裨斯學而張吾黨然一味奔忙數日遷就迫鍾修復草草不盡意至今有餘耿日間侍學增勝日有新得否足下不以僕陋拙謂其十數年在鄉或者讀書求志有一分半分先覺之妙而願聞立志為學之方意甚盛也然僕不過俗曰中一老蔭耳中歲居間為其養病而間嘗奔走西南埋頭朱墨并與童時所習都付忘域安有可以向人說道者哉第念足下病裏良心如泉方達如火方然以真知實踐為究竟而矢之中心質之朋友

必不亶一時好意思而已不以此時貢千慮之愚以資裁擇則亦非僕之所敢安也僕雖不學請以所聞於平日者誦之蓋讀書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次論孟次中庸融會貫通以極其歸趣然後可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然苟不培壅田地築碁根基則又無以涵養德性收其放心故朱夫子編小學書爲初學之階梯夫小學者是做人底樣子知行相須雖若車輪鳥翼之不可偏廢而論輕重則行爲重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故我東先輩如寒暄先生至老稱小學童子栗尤諸先生暨吾祖文正公教

授後生亦必以小學爲先其先後緩急之序可知已韓愈氏文章固盛矣朱子曰原道諸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所及然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以是觀之豈若以讀書次第端莊正坐先讀小大學乎竢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而義理浹洽於中然後方可言學者此朱子讀法也至若立志則以舜何人予何人爲心而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栗翁所謂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等語

存之於心念茲在茲分別聖賢下愚之事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則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者亦朱子之論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者此周子之語也決不可自視退縮自居卑下直須高着眼大着胷勇猛奮躍積累工夫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志旣立則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是其爲學之經而學亦有爲已爲人之別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已朱子曰讀書是自家讀書爲學是自家爲學不干別人一錢事若只是

要人道好要求人知便是爲人非爲已也其語意真切痛快覷破人心術之微實有前賢所未發者凡此數說非僕自己上實見得蓋皆聖賢之遺訓家庭之舊聞也他山之石或不爲無助於攻玉不揆妄猥第此覷縷以塞賢者之勤意而是亦朱子所謂南越王黃屋左纛也慙汗慙汗見職終非衰骸所堪纔呈辭單不日欲還鄉故畧演前書之意復申遠大之期幸有以諒此老婆心切俛焉孳孳日新又新

答俞五汝

常柱○乙丑

省式 簾帷舊殿奄棄長樂之養率土均痛此歲倍

之新正近晦仰惟哀撫時之慟又何以堪抑區區瞻注方勤日前惠疏就承氣力支安旣慰且喜戒令中大小中祀固指公朝而言而旣無私祭許行之句則似或包在其中况練祥之卜日退行先輩無一人異辭則畧設單獻今豈容別議尼尹雖以君親薄厚之說藉以爲當行之證而以玄公之親亦不能昭然相合可知其說之行不得古者喪期無數雖非謂此等處而尤翁以爲誤加數月何害於義云爾則吾輩只當遵守而已哀所以答人之問誠得之何故自卑歸之於彌縫之說乎若以禮言之旣許葬虞虞亦喪祭

也祥亦喪祭也許虞而不許祥蓋亦可疑而載之補編便成時王之制亦奈之何因是而有質疑者忌祭之畧設諸先正皆可之故日前家祭亦依此行之然至於節日上墓退溪有未可之論栗谷以有官無官爲別諸家皆未有歸一之議今將何所適從耶當行則行不當行則廢而已潔地與齋舍俱是苟也苟則曷若廢之哉愚意恐與忌祭無異然不敢自信幸深量而回示也

與徐甥

有穀○巳酉

承姪之回雖未獲復槩知傳說之非虛矣臨期罔措

想益慟慕也夜間哀履何如所報權葬告辭廣考禮書無著見處謹就王考所編四禮便覽改葬祝畧改句語添以遇灾權安之意錄于下方以備裁擇然還切汰哉之懼餘留午間面敘

考位告辭年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

官府君將以明日改葬于先塋之下或改以側不隨其地勢

幸新壙有水臨期罔措不得不權厝斯地追卜他

所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因朝夕奠告則去謹以酒果四字○

妣位告辭上同但新舊喪異凡當各告○奠而歸

告辭即備要所載虞祭而既日奠則不必用虞祭祝文頭辭上同云云某

親某官府君之墓權厝斯宅合祔以先妣某封某

氏事畢封塋伏惟尊靈姑安體魄○妣位告辭上

同但斯宅下改以合祔于先考某官府君事畢云

云○土地之神告辭云云今為某親某官某公權

安斯宅神其保佑謹以酒果云云去俾無後○考

位几筵告辭云云某親某官府君體魄托非其地

改卜幽宅不幸臨期遇灾仍於今月某日權厝以

先妣某封某氏合祔事畢反哭夙夜靡寧啼號罔

極謹以酒果恭伸奠告○妣位祠堂出主後告辭

上同云云但權厝下改以合祔于先考某官府君

事畢云云○出主時告辭云云某親某封某氏改葬事畢敢請神主出就廳事恭伸奠告

答安大汝

光集別紙 庚午

所詢誠大段難處處也從子之服當爲朞而既出繼降等座右今日之服服大功九月耶抑以從父兄弟子之服服小功五月耶若以大功則猶加於從父兄弟子之服其曰從姪云者若不甚大悖而其實則非從子也又非從父兄弟之子也自其所後而計之乃爲十一寸以從姪題主則有違於禮律屬稱以族姪題主則驟看亦涉如何無已則依周元陽祭錄以顯

辟題之或寡過耶自再從三從至于族從皆謂之從則從姪二字雖或可以混稱而終非禮之正也顯辟固萬不得已之舉而事到窮處亦不無萬不得已之應是亦變禮中最變禮而可謂事到窮處矣座右之外更無所後家近親可以代主其喪者則顯辟之稱猶愈於從姪耶寡陋之見無以指的奉復幸於斯二者博詢而擇處之也

答洪進士

鼎彬○丁丑

歲暮一書獲承別後起居固已慰甚而縷縷憂道之辭可想志學之勤尤爲之欣聳吾王父文正公對四

方遊學之士常愛說明健弘毅四字以爲四者闕一則不可以爲學某雖蔑裂尙有舊聞座下臨歸請以贈言而辭以不敢當仁者之事孤負好意至今耿耿臨書運毫自不覺誦道之如此自顧無似還愧其僭汰然萬一味其言而用其力日新又新進進不已焉則門路淵源曷若此四字之務實耶幸諒此相愛也記末衰氣日益漸敗自憐茶薑不但有賴於病口念其所自來地名有以認寄意勤篤多謝多謝

答鄭生毅問目 丁丑

問年前仲兄奉親京第以後孤哀子各居鄉廬矣

今遭先妣喪事已經成服數日後將欲還鄉經紀襄事則其勢不得不姑留鄉廬而以葬前喪人久離几筵全然無哭泣之節心有所不忍故欲設虛位以爲朝夕哭泣之所且伏念嫡孫承重者年旣幼穉雖不得如禮奔喪而旣有主喪與孤哀子之眷屬則其在情理虛位設哭似不可已矣然則京鄉眷屬團聚之前雖至終三年兩處設几筵能無煩瀆重疊之嫌否且還鄉之後隣洞知舊之來吊者如何接應耶先儒有雖在途旅客有請吊則主人如何不受之說若受吊則當於虛位之前新造

喪次而受之否若欲盡其情文無所欠闕則將何以處之耶

葬事時鞠行不得不前期奉還鄉廬留幾日以爲轉進山下計而京第奉高祖最長房位祠宇則必有朝祖之禮而祖奠不得不設矣及其臨發時遣奠又不得不設而先考祠宇與以上祠宇俱在鄉廬則朝祖之禮又不可廢矣遣奠既是永訣餞別之意則轉向山下時又何可不設行耶然則祖奠遣奠將爲壘設矣此甚未安故京第發鞠時一依寓舍逢變返樞故宅之例祖奠遣奠等節都欲闕

而不行未知如何

禮輯祖遣條試見之也設虛位似不可蓋雖葬後若終三年如此則是二几也只於朔望日爲位而哭有吊者雖不設位宜無不受吊之理未知若何朝祖既有高祖位且非異居則恐不可不朝及還鄉第又有當朝之祠宇則亦不可不朝蓋朝祖則既無不可再行之文至於祖遣奠則京第既是考終之處當於此行之而自鄉廬鞠向山下時畧依祖遣禮行一番告事無乃穩當耶壘行則有諸賢定論無寧於自京第初發時如禮行之也子章既是第二子而承重幼兒



當爲主喪葬後若欲仍奉几筵於鄉第則姑於葬前暫設虛位於鄉第以伸情禮似無三年永設之嫌然則亦可以行之耶

答洪生

宗顯宗郁○丁巳

伏承僉賢通諭之文辭教既鄭重剖示無餘蘊從前疑阻自此可以冰釋矣何幸何幸前此湖論外托慎重之義內售沮敗之計者殆十八九矣采所以居常痛恨而僉賢抵華陽之通際此而出與所謂湖論不幸而近之既未詳僉賢淵源所自旨意所向則采安得不致憾而痛辨之哉向者答院儒書悔不能訥其

言而曉然知僉賢無一毫甚麼意思者未必非是書之力始固悚汗終也則喜今何必費辭更辨也但所示陶湖李侍郎丈書竊恐僉賢或不能無明者之一失茲用畧復焉蓋此所謂初本改本卽最初構草時往復論難之本而皆出於吾祖者也其所謂按說卽李丈上吾祖書中就庭碑文字籤論其得失者也曷嘗以改本爲他人所改而言之力辨之明耶初本改本俱是未定之本而費了幾回商量勘了幾處增刪畢竟爲石面所刊之完本則以此較彼其將同乎異乎未諳事實固或無怪而欲以論難之書認作辨明

之語僉賢之看文字其亦異乎人矣若復看詳理會  
滌舊來新則李丈之意自可瞭然而中間傳訛之說  
亦當一笑而劈之如何如何卽蒙通諭理宜有答而  
通文者士林間相往復也此係采家庭間私事則不  
敢自同於儒衿謹以書札代之并乞諒之便後僉候  
益勝萬萬留埃早晚面談

擬答或人別紙

壬戌

別紙所教仰認不遺之意而此事之說往說還又恐  
惹出唇舌請以盛諭中三條畧明之大抵論經論禮  
等是聚訟盍取兩邊文字一時勘破以斷其是非也

夫愈久云云是湖疏中所引用而各尊所聞故彼則  
曰愈久之失在我我亦曰愈久之失在彼且金令疏  
跋之辨曰句雖接於異端意實承於聖遠若然則彼  
旣非失言此獨爲侵逼乎憂深慮遠亦湖疏中語而  
彼則目之於諸家此則責之於後生其下語輕重自  
有公眼之得失而若曰失言則彼固先失彼若無失  
則此亦無恠况愈久二字亦金令所謂七十子未喪  
大道已乖之類則憂深慮遠亦是中庸序文中一串  
貫來之語也初非敢爲侵逼之計而若如盛見則彼  
雖曰愈久之失在我我不敢曰愈久之失在彼彼雖

曰憂深慮遠我不敢曰憂深慮遠然後方爲老成之論公平之見乎異端邪說湖疏中旣不分明指的故責金友引以自當之失而湖通湖疏皆以老佛之道指異端西泰之學當邪說則鄙書所謂異端自有真箇異端邪說只可還他邪說云者寧有指歸之可論乎至若識者之憂一句語外面驟看稍若有損於推遜之禮而是亦有說焉嘗竊以爲東西異歧其禍終至已已懷尼分黨其害釀成辛壬今日之曰湖曰洛其端雖微其流甚遠自心性之論發而江門八士半裂門戶子孫門徒互相分朋世道之憂誠有如金令

過顙在山之慮者此所以曰自南塘言之猶爲識者之憂况其後生末學不可肆口信筆硬定是非云爾曷嘗有侵逼之言與向來酬酢有所矛盾耶盖此同異之辨上而有農巖三淵下而有巍巖兼山而若論與南塘對壘者則巍巖是已是故世之言此論者必曰巍塘巍塘至於采之先祖不過贈崔祐一詩而跋語之出便成嫌家終至兩家子孫不能周旋於一畧之中互呈辭單使舉世之人追理前說是亦不幸也然凡有語及南塘必稱其號又必曰人豪未嘗有儉薄妄率之言方其此書之成也洛下諸友責之以巽

軟湖外諸家亦不以爲過當矣不料寂寥數行見疑若是深緊倘蒙平心徐究或不以爲罪也早晚當有相對說盡之日幸諒之也

答或人 癸亥

計日月實數爲節固是朱子正論而奔喪幸而在亡月宗婦與支子之聞訃又幸而在同月則練祥不必退行滿除又不必先後况喪禮備要小祥條紙頭有日聞訃之日在親死之月則當於其死日行練祥云云耶如是則都無宗婦支子先後滿除之疑告辭措語不必論惟在博詢而處之

與李生 亨復 戊申

比日靜履何如似聞貴鄉士友有設壇之舉云始之發此論者未知爲誰某而盖亦出於尊奉吾祖之誠則爲本家子孫者豈不感激但從古尊賢隆報之道祠院則有之未聞有壇壝俎豆之制豈愚鹵識淺不知有可據之例耶若創爲無於禮之禮則所以欲尊奉者適所以貶之座下必與聞於是議則何不力挽而有此舉耶春間相奉微聞有云云之論披悉心腹俾有以從中止之豈座下忘之耶抑言之而不見採耶必有同享諸賢而亦無以詳知幸示之也然此只

論吾祖事而已至於他餘先輩非采所敢沮願以此更議于鄉中俾勿爲有識之笑如何事雖旣成改之爲貴况本家不欲爲非禮之享則從之亦不難切宜斯速已之母至有悔

答禹生

載岳○壬子

山中積雪政爾懸遲忽此惠札區區慰荷可知况審嚴寒靜候起居衛重尊會王考山陰公善狀先祖之諾而未就者以舊好以先志豈敢辭諸第念己之所以自期人之所以見待者不過一俗吏耳執事所以囑付者恐匪其人顧安能發揮幽潛之德徵信來後

之世耶是爲慚悚焉爾先祖書幅或意有收入於善狀者姑留之文咸從當并還耳采菴遭凶荒方營賙賑三餘過半不讀一字書鎮日堆案之簿無非紫綾冊子愁亂何可言

答崔生

敬善○癸亥

未面而先以書古或有是而不圖不似乃今日蒙幸至此况辭旨鄭重期詡過實旣感且慙不知所以爲謝采十數年來遊宦四方舊未有聞而新知亦無依舊是常調老蔭乃不自量爲士友所迫辭過五六而終不能得則跼勉於去就之際周旋於揖遜之場我

固自慚人謂斯何宜乎來多士之譏而終於浮言者  
倖也子敬面上草不知幾宿矣此世何由復見每道  
盛名故願一見者雅而尙未遂矣書以代面亦幸耶

答楊生 宗乙〇丙寅

別後歲改旋用瞻注靜履益勝日有新得否世末衰  
相轉甚倦臥常多身邊書冊不過爲遮眼物愧無以  
向人道也此際經義之詢足以發蒙而警惰顧愚魯  
何能知之適有曾前與人往復者今雖更爲之說亦  
不外此茲庸謄上試覽之如有不當更教之三詩諷  
讀數回有以見讀書之力不誣也

答濼溪院儒 壬子

伏蒙僉賢不鄙遠辱縫掖屬采以一院之長是文獻  
先生崇奉之地而吾先祖舊叨之任則采雖無似亦  
豈無景慕之誠榮感之心也第惟院長之名名義至  
重卽無論山林搢紳苟非德鉅位尊者未嘗輕以屬  
人而人亦未敢容易承當觀於本院已往之蹟可驗  
也采不過朱墨間一蔭吏耳自知陋劣無一於德位  
二者之間今若妄不自揆猥膺盛禮則於已固榮而  
於心自慙况先賢妥享之所將由是而不尊宿德秉  
拂之任亦自此而漸輕矣豈不大可惶悚也反復斟

量萬萬不堪遂不得不遠孤勤意此爲未安焉耳伏  
惟恕察

答吳山院儒 甲寅

匪意遠枉儒衿屬以山長采何能當何能當若以鄉  
長之例責之於隣宰則亦有不能終辭者謹姑承命  
以俟進退

答華陽院儒 丁巳

枉餘忽承耑札暑中喜審安候示意并儒通奉悉其  
欲慎重商量尋得真箇原本圖所以改鑄者意甚盛  
也言至當也讀來不覺感歎第其所謂真箇原本捨

石面所刻更無別般舊藏鄙家旣無舊藏則且道將  
何處得來也豈或別有原本所在而爲二洪目覩而  
質言耶抑未曾目覩而以訛傳訛設爲此依稀之言  
耶蓋自湖洛分門之後倦於筆硯之說起於起處隱  
然歸之於代斲一人傳之千百人和之必欲沮敗其  
庭碑而終不可得則又倡爲臨刻擅改之說以眩亂  
一世之耳目於是乎不但湖論如此甚至吾祖門下  
與湖論聲氣相接者或往往有是說晚生如采者亦  
未詳家庭故事及至中年搬居泉上舊廬乃搜取書  
簾遍閱碑表誌狀等草本然後始曉然知向來湖論

蓋有所以然而然者而不能不痛恨於世道人心也  
今茲二洪所論雖未必有意存焉而既不識裏面事  
實則無怪其膠於傳聞有此可否之論請有以明其  
顛末幸試察焉庭碑文字其草本有二其一卽最初  
塗抹增刪之本也其一卽最後整頓完定之本而見  
刻於碑面者也又有澗湖陶湖閒靜堂諸丈所草而  
各其文字之首標其姓名或居住尙能知其爲某某  
人著也以其最後完本校之於諸丈所草則序文一  
行同於閒靜銘詩兩三句同於陶湖其餘鋪叙起結  
各自不同以此謂之代斲可乎否乎當其時也諸丈

年尙少故欲觀其文章義理所成就如何而亦不無  
取諸人以爲善之意就使揀取其好文字盡用全篇  
固無損於夫子之文章而益可見無我之盛德爲門  
生子孫者何必秘諱而掩覆之哉然其實狀如上所  
陳畢竟所取不過一行或兩三句則顧何嘗彷彿於  
言者之言耶至若擅改云云又有一言可破者原其  
豎碑在於先人在世時故其印本尙在舊篋而先人  
以手筆題其封皮設如言者之言而或有一句半句  
擅改處則先人寧或不知又豈有任他擅改之理也  
且有所謂琬琰錄者卽墓文第二本而先人之所校



也族人之所書也彼雖欲中間點化其勢無路况以最後完本校之於印本全篇皆同而只一然字一有一無而已則以此謂之擅改可乎否乎竊嘗以意度之蓋其草本有二故當日在門者或只見其初本而登諸口耳播諸鄉里認以爲是真完本而不知其別有真箇完本也及其印本之出而瞠然譁然疑之以臨刻擅改說去說來則彼門戶各異者本以不平之心樂聞新生之論有若真有是事大家驚怪轉相傳授猶有餘波之未盡者耶誠如湖論則不待湖人之斥而其必有吾祖門下羣起而齊辨之者而自豎碑

以後至今五十年寂然無此舉者何耶向在丙午冬間偶見趙丹陽靖世丈所謂悲歎錄者其句語間或不無礙眼處故遂籤論其紙頭既又以長牘辨其不然則皆蒙印可而至其擅改一事自以爲聞於人而舊見猶不變故遂再書而辨之終至渙然釋疑然而爲趙丈慨惜者亦有之其始也認爲擅改而不爲之一言攻斥樂與之交至被士友間私人之目而猶不能自拔及其身家都亡之後始說出此語錄爲此書以示後人者何歟是未可知也癸丑春本院之稟山長也山長亦有文字始末畧有剽聞之題云大抵湖

論之前後起滅屢矣有耳者孰不聞之其不能明言  
是非者特未詳其事實耳非采言之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 皇廟紀實之事先輩傳後之文此斯文大小  
大事改鑄當否非采所敢言而文字虛實茲不得不  
痛辨之覽後轉示二洪如或不信還有以見教也

與太學儒生

癸亥

飲射之禮古也苟有好禮者雖家飲戶射夫誰曰不  
可在太學則尤宜講而明之以毋負我先聖先師誨  
人之意肆惟我 先大王位兼君師學通天人悶世  
道之漸墜慨人文之益晦著之爲綸音勸之以斯禮

亦未聞有興廢振衰之舉區區竊嘗以爲慨然伏承  
僉執事方有意講明以今二十四日行禮甚盛甚盛  
第不以采不似再辱儒衿戒之以賓太學乃一國首  
善之地八方多士之會何遽無一二賢德之士可以  
膺斯選者而乃以如采者苟然充數也采一俗曰老  
蔭耳家庭舊聞已失於十年奔忙經史本業全拋於  
半生憂病空疎鹵莽與禮所稱賢而有禮者蓋不啻  
相反今若不揆僭妄自處冒沒則周旋揖讓之席聳  
動觀瞻之場在采豈不是榮且幸矣而其於來多士  
之譏駭四方之聽何忒雖執事未及知采采自知則

明茲不得不仰孤勤意虛辱盛禮不任悚仄賤疾如  
可強謹當趨造園橋之列與覩矍相之儀幸乞寬恕  
勿以其所不能者相強如何

答道基院儒論語問目

戊辰

集註既云商道寢衰而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  
聖德大王仍有翦商之志小註又云自是周人說蓋  
大王踰梁邑岐肇基王迹至有立小之意則謂之有  
翦商之志恐不必未安

泰伯章

不曰周已疆大而曰周日疆大則雖以民歸如市觀  
之豈非疆大之漸耶

夷齊之事常經也武王之心權而得中者也泰伯大  
王亦猶是也曷嘗有以武王爲不是者哉其不諫不  
從所以爲泯其迹而德之至極也使其父與弟云云  
真不識大王之心不可但以未安言

三辭謂之固遜集註已言之指其去位逃荆文身之  
事而謂之三讓者非朱子本意

語其聖則固不及文王而此所謂至德以其固足以  
朝諸侯有天下而乃棄不取故也

此所以并稱於泰伯文王而其遜隱微無迹可見則  
是文王所不及處

父死而赴不赴當信朱子且泰伯之為泰伯在於讓天下一事不須論其他

可字當看以真可之意已矣云者與而已之已有間乃無容他辭之謂

泰伯以長子當立而遜而不居故謂之以天下讓不必曰讓於季歷讓於武王

張子說上款解上節下款解下節而其先後二字指禮為先指恭慎勇直為後下節亦倣此

恭而無禮章

統言則曰禮而三千三百何嘗非禮之節文耶絞是過於直截之弊然今日直截不回互則有語病

證父攘羊有先儒說然愚意終恐不觀於急切

先言足後言手盍觀九容言手足則身體在其中

足章

如是之是包全章看無妨

既召而又呼之者來說是矣

特言鳥者意古有是語如今之俗諺

曾子有疾章

敬子所問者疾也會子所言者非答問也觀於自言字可知

動正出皆非用力字而正字視動出則微有用力意不曰斯信而曰近信者應遠暴遠鄙而言且道斯信

則成甚說

聲氣恐是聲與氣

有司籩豆雖非君子所重亦是爲政之一端况敬子大夫也對大夫言不以脩身之要爲政之本爲說則安在其爲其言也善

正由中出恐是正身之正

造次顛沛來說得

道無乎不在籩豆雖末亦豈外於道耶

曾子平日所言無非善也而欲敬子之必於聽信故先以哀鳴之鳥爲喻而終以將死之言發之以明其

必善

小註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指以能以多而言其非

着力也從事與着力字不同

以能問於不能章

有與實無與虛不無深淺之別

犯而不校謝氏說極分曉

能屬行邊多屬知邊誠然

既以能與多分屬知行又曰主知識說何也豈以兩問字同於審問之屬知耶恐近穿鑿下二句陶菴以爲就心上說

有才而有節然後方可謂君子之大節無才而有節

則其節雖同而不可謂大節

托六尺章

士者讀書知義理之名若責以為仁則不於士而何

哉大夫而有士之行者皆可謂之士也

弘毅章

工夫節度不可以執一論惟敬則可以為弘惟義則

可以為毅耶

規矩如所謂繩墨蓋寬弘而不遵繩墨則易於散慢

而難於立定

身體之體似當以體仁看

小學傳授之次不過曰學樂學詩學禮至於興與立

與成然後方可謂大人之學未必為躡等

興於詩章

此所謂民即凡民也古者雖設學而教之俊秀之外

何嘗入學乎以其至無識也而猶或有能孝能悌能

忠者此所以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章

貧在六極然疾之而不能安分則曰亂此問非所當

問

好勇疾貧章

上下雖不必分輕重觀於善惡字則可知其差殊

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蓋觀程子說

驕吝章

其餘蓋指智能技藝之美若無周公之德有周公之

才而驕吝焉則許多才美無足稱云爾

智能技藝不必分體用

已字與上已矣之義同

驕吝雖有盈歉之殊朱子又曰其勢常相因則其不各為一病可知

不但吝也欲去驕吝之病莫如克己

邦對天下而言天下無道則無可去處故只曰隱亂

邦則不曰隱而曰去可知其邦與天下之別至於世

字居天下亦可言世居一邦亦可言世篤信好學章

所當不入不居而乃富貴焉故曰可恥也

不入不居久暫之別上說長

方國家危急則雖在布衣之賤亦當言曷不觀陳東

歐陽澈乎不在其位章

問謂三終之後乃謂周南此所謂合樂三終自關關

雝鳩至鍾鼓樂之都是亂謂樂之至此方盛然必以

卒章為言者局也關雝之初章亦何嘗非亂師摯章

若味集註甚絕之辭不屑之教云云則可知其所謂

不知狂而不直章

朱子曰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堯獨能如此亦當信

此而已然必欲致疑於獨稱則有一說焉上章已稱

舜禹故下章獨稱耶大哉堯章

五臣者非不事堯致治而命官分職功德益著云者

來說恐是矣觀下唐虞之際四字則可知

舜有臣章

因說武王之事而只稱文王之至德則便有所掣礙故但稱周德可見聖人之語渾然無迹此出于陶菴講說然對敵而稱周二者亦為一義也

天地山川莫非當祭而此以薄於自奉對厚於宗廟而云爾言宗廟則郊社在其中

吾無問然章

華泉集卷之八目錄

書

上仲氏 二

寄于光文

答從子光裕 二

答從子光憲 三

與從子光承

答從孫埴 二

答族姪 光祐 〇 四

答族姪 鼎烈



華泉集卷之八

書

上仲氏 已酉

元朝上山因塚人所告取覽新橋叔所與牌旨則晚  
悔府君春秋墓祀亦令依正午例只薦酒果而山神  
祭需亦不計給如不祭之歎足令爲子孫者痛哭而  
流涕也雖以已往之正午二節言之同岡之內一豐  
一殺已甚不安而正午之殺則先輩亦有論說矣固  
可以依據行之至於寒食秋夕栗翁之要訣沙翁之  
備要皆以盛設三獻著爲定制已成簪紳大家所通

行之禮故宗家貧甚而曾亦不敢議到於減損到今  
祧奉未及半年遽有此指揮問其由則不過曰貧耳  
此叔之貧固一家之所知然苟能盡心盡誠以奉廟  
與墓之祀及至幾年勢愈窮而力愈竭則雖不幸殺  
之又殺容或有一分可恕之道而今也不然不念先  
祀之重不憚宗議之嚴而減損之若是無難知菴有  
靈其將曰予有後乎誠若自知其貧乏不能於奉先  
則當初長房之議定也宜以貧窮子孫越次之例自  
爲之辭以聽諸宗之取捨而不能然者又何故也昨  
年春嘗往業弟家語及當祧之處而弟乃備陳他日

難處之事且考先賢論長房先後處大抵予嫡者多  
予庶者少則捨知菴之宅而遷于他房誠有所不忍  
旣又竊念貧窮越次之論蓋由不得已而設而故家  
大族之所往往行之者然終是無於禮之禮也今其  
善終之策無他使此叔翻然改圖必誠必謹盡心盡  
力而行之爲太上也終若不肯則使業弟分付墓奴  
以祭田所出依前日行之又一道也試於二者之間  
從速商議以其所決定者回教伏望旣立祠堂則每  
龕有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宗子主之以給祭用此  
家禮之文也觀乎此則親盡之主雖祧於長房祭田

則仍作墓田自宗家仍前祭奠無疑且言乎近世士夫家已例則祭田隨而之長房以供祭祀及其埋主之後還屬宗家以爲歲一之祭而尤翁之論則許令諸子孫迭掌以此以彼業弟之仍行墓祀亦不爲無所據此弟之所以發一道之論而不欲使貧乏之長房強其所不能也如何如何外此則惟有諸子孫收斂一條而忠憲文貞二祖所以爲晚悔府君經營祭田者優於供祀與其苟且收斂助祭長房曷若就祭田之中供其粢盛耶敢以仰稟

上仲氏別紙

祧廟時祭不受胙或疾病有故使子弟代行則畧去闔門啓門受胙等節耐位使子弟奠獻而不讀祝不祭酒獻畢無拜不斟酒扱匙後無拜此在四禮便覽最長房祭祖廟不受胙雖不見於禮書而此簪紳大家所通行者倣而行之似好矣使人代祭時出主告辭屬稱終未安闕而不告亦涉昧然今若於今以上添玄孫某隨屬稱有病或有故五字敢請上添使從子隨屬稱某四字則未知如何以意增綴雖甚僭汰告祝之有事者別爲製用已多其例以此言之亦不爲無據耶

寄子光文 巳巳

連付書信而獨阻汝邊消息爲汝去就倍切紆念昨得廿日幫子便書知已呈辭求免罷而旋仍此後事益難處矣將如何爲計吾之所以欲汝辭免者非但爲不稱也一時四銜照耀太過恐爲招損之憂要守安分之戒而已他日修撰校理不必辭而正字則以爲可辭也直學直閣猶或可以冒玷而待教則以爲可辭者豈有他哉蓋參外實職最難得差故雖文學材器愈於汝者一有不得往往十年而後調六品觀於金學士箕殷李正言燁可知也汝則翰注雖解便

同兼縮內閣南床地望最峻而又從而并據積薪在下簾糠在前門寒植弱人忌鬼猜則滿盈之灾安保其必無乎此爲兢兢慄慄慮無所不到故前書有云云耳然未蒙曲遂之恩反媒非常之寵所下嚴旨匪怒伊教而况吾以常蔭未官舉似於批教之間惶汗感泣靡所容措到此地頭亦不知爲汝謀矣上教旣嚴諸公之言亦出相愛固當逡巡膺命題勉奉公而小心謹慎每存謙挹之意難進易退常思偃僕之戒也雖只解南床猶賢乎已萬一出六則尤無難安之嫌何由得聖主體諒也所處也隘故偶

有此言而不知者或以爲躁競也還發一笑近日爲况均安否真所謂未暇於百口之寒暄也吾如前狀糴政幾三分二收殺矣燈下裁此送營邸使之付殿最便自今以後自量而善處可辭則辭當進則進無至慢 命之科也既出而事 君矣身非汝有吾亦奈何哉

答從子光裕別紙 壬子

見婦時先於其父母而受贄固若不安然若同坐而受贄則其輕重先後之間豈不難處耶此所以受贄之後以婦始見于其室也於此可見先賢制禮之意

精微曲盡處矣

舅姑坐向世俗依邱儀南面并坐而家禮則東西相向舅東而姑西此爲正當

搢紳薦云云殆無異昨冬浪說不滿一笑無實行而有虛名君子所恥而吾則往往有此等不倫之指擬豈平日自欺而欺人有以致之耶月前濫溪院儒請院長甚懇三日相守備嘗苦境而其已往會叨者卽陶菴與漢湖俞相公格洞金奉朝三山金贊善也非山林則乃相公也其地望何如而乃以贊善之代屬之於我我是何人敢膺其請耶遂固辭而拒之然遠

方之人亦有慕虛名而爲此可笑之事末世盜名其亦無難矣因言之發而偶及之

答裕姪問目

冠禮言父母而不言身婚禮并言主婚及身者固可疑然尤翁曰互文王考曰通看蓋如是看然後方無掣碍耳至於服朞而行冠昏者不過拘於事勢而已寧有可據朱子答李繼善二條蟾村援引爲可行之訂而王考駁之其說在遺集可考而知也并稱母云云婦人之朞惟父母祖父母而已服父母之喪而行醮女受饋之節則於心安乎否乎於禮可乎否乎所

以宜并稱也

服必相報妻服夫三年則夫服妻亦當三年故雖朞而有練祥禫者實具三年之體按國制士大夫妻亡者三年後改娶惟有父母之命或年過四十無子者許期年後改娶此已經中之權而近俗之末期而改娶者出於事勢之迫不得已也非禮之正也

答從子光憲

庚申

吉祭時祭等是四時之正祭而異其名者以其終喪之祭也然三年廢祭之餘急於正祭乃孝子追遠之心故禫後必踰月而吉者固禮也而值仲月則又不

待踰月或踰月而值孟季朔則雖非正祭之月而猶許其行之然則閏月雖不若正朔吉祭有異於時祭恐無不可行之義况禰廟亦正位也何可同之於祔位而無終喪之吉祭乎遂翁之不可於閏月南溪之爲主於仲月固正論而於時祭則可於吉祭則竊恐行不得然據而從之亦一道惟在諒處以此答送也

答憲姪問目

癸亥

亨叔家疑禮果難處矣然既不可以躬行則勢將使其季氏代之而祝辭則曰夫某方以嶺邑事待勸使弟某昭告于亡室云云此外別無可以改措語者至

於亨叔除服祥祭旣行矣靈几旣撤矣勘律還家後雖欲追告而追除於何處告之又何處哭而除之乎先輩難疑之論無可引據而惟禮疑類輯喪禮妻喪練條有李公弘淵問慎獨齋一條此稍可以傍照故錄在下方以此復于亨叔以資裁擇也

李公問先妣練祭家親繫官遠道不能來參家親有變除之節只可設靈位而行之乎亦當備奠具而行之乎慎獨齋曰尊大人雖未參練祭何可闕也尊大人則設靈位而祭之几筵祝則尊大人使子某昭告于云云可也

與憲姪

甲戌

四時上墓行之既久已成國俗與家式有難猝變故  
先輩多從厚從先之論而我文正府君深究禮義獨  
以三月上旬從家禮一祭爲正在當時則雖以謙慎  
之心不改久遠之例今又因循不改更待何時早晚  
印布便覽亦將何所用哉昔朱夫子著家禮猶未及  
行之於身而以待後世今茲之書意者或有待於後  
世子孫矣前之仍行固從先祖也後之不行亦豈曰  
從先祖耶以吾而改之雖若僭汰在於後人則理所  
當遵今若先減正午二節以其所祭移之於廟一如

便覽所載而漸次復禮則與其一時頓變猶有慎重  
底意而情理之缺然稍可以自慰是亦不失爲從先  
從厚之道耶汝之日前酬酢固亦此意而終是難慎  
邊多於遵行邊故數日思量又有宜改之一段夫祭  
莫重於正祭正祭墓祭雖并行於四時猶曰非廟與  
墓殊別之意彼世之全然不行者固不足言以吾家  
近日所行言之正祭只行於春秋墓祀不廢於四時  
不可但曰廟與墓無別反使墓重於廟尤豈未未安  
矣乎已與兩兒相議斷然欲從今爲始先減二節至  
於寒食秋夕今姑仍前更待日後一祭或再祭以盡



厚遠報本之誠猶賢乎全不舉廢而情與禮庶幾兩行不悖仍念門內不宜異同而舉廢之際又不敢昧然茲草祠堂告辭將因朔參而告之錄在下方汝亦依此行之爲好

云云墓祭非古四節并行尤非禮意所以栗翁雖畧加節損祖考文正府君猶以爲過重終以從家禮三月一祭爲正著之四禮便覽將傳布後世在當時雖以追遠之誠不改從先之禮爲今日子孫理宜一從成書第念累代四時之祀行之既久一時三停之舉終覺融然欲自今先減正午二節依

前行寒食秋夕更待日後漸次復禮以爲一祭之計舉廢之際不敢昧然茲因朔參用伸虔告謹告

與從子光承 巳酉

汝之遭制已三日矣明日以後欲更續前工而心內無可否之疑否胡爲而無所質問也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之本生姊妹出嫁者宜若三降而爲總然尤菴曰兩男各出繼兩女各出嫁皆不再降出繼人子孫復出繼亦不再降惟出系而出嫁然後再降據此則今汝之服以出嫁故降爲大功以出繼故又降而爲小功而已然本服則朞也姑姊妹同於伯叔父母

兄弟其重當如何服雖成既是葬前則宜不敢開做况詩與他文有異耶禮有大功誦之文而做與誦既殊不可比而同之或曰少年工夫不必準禮而廢之此大不然也若爲其年少而教之不以禮則父兄之所以處子弟子弟之所以自處均之爲失道如曰待其年長而後行之未晚云爾則真與攘鷄者一般豈其可乎寧不能詩不可有違於禮此吾所以欲姑停也須卽諒此謝遣諸客期以葬後更會也

答從孫埴

癸亥

改題告辭如所示則太沒實故畧以己意敷衍爲數行錄在下方合祭時祝今此所示非祝文之例故又以改題祝餘意從實構草亦錄于左

吉祭當以廿一爲定耶向以汝科事有所酬酢而更以禮意斟酌乎情文之間則終涉如何盖士虞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註曰是月禫月也疏曰禫月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妣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又沙溪按說踰月而祭是爲常制此皆出備要吉祭條下今以諸說觀之禫月而行吉祭急於正祭故也異於踰月之常制觀於考妣異位祝用異板猶未配等句可知待吉月復常方可無歉於心耳

柱單雖非郎材自主張之事亦不必於此月內送之  
蓋婚期若急則亦可以私書報四柱俾擇吉日何必  
犯禮防而汲汲爲哉

改題告辭親盡神主當祧下添以第念埴祖母尹  
氏今猶在世於判書府君爲曾孫婦代數未盡於  
貞敬夫人金氏蓋嘗逮事而夫人之亡纔三十餘  
年先王制禮分雖有限今遽祧埋心所未忍故非  
不知無於禮之禮而情願遷于別廟姑奉其祀茲  
並顯高祖考以下神主今將改題不勝感愴謹以  
云云可也

合祭埋主祝云云當遷主入廟先王制禮祀止四  
代神主當祧亦無可遷之房將埋于墓所婦人固  
不敢主祀而情理有所切悲且念府君純忠大節  
爲一世所仰不祧之請往往有公議姑不忍遽然  
永埋權安別廟以行其祀謹以清酌庶羞虔告事  
由不勝感愴云云

與從孫

甲戌

獲書知間况連勝慰喜慰喜至月畢糴乃罕有之事  
豈前官餘威尙有所及耶春川以營需未準納推論  
該色故汝叔再呈辭單遂底還收前關然各樣上納

方在督關之中而汝則無此患兩湖九邑方有拿勘之請而汝又無此患是足以殘况相當也無徒說貧銳意爲治也客多之弊固可悶而吾家世尚忠厚只當隨力而應之母或厭苦以見於辭色也以吾所經論之陰竹畿邑之最殘末縣也知禮雖稍勝於竹然何能當定山也汝所謂去亦難不去亦難太不自量矣人莫不積仕得一縣則幸之者十八九腴邑則其出又隨而倍之何不念及於此而乃有此言耶牙山之族固汝之至親而外此族戚吾與汝等耳况吾家淵源家子孫親戚袖其蹟而踵吾門者八路皆然不

啻若牙山數派而已遠近諸宗視吾家若大宗然歸之如市何忍拒門不納至親間饋遺亦安可全廢也汝今而後方可以知吾與汝叔曾前節省之爲不得不然耶祭需尤異於饋遺雖一果一脯只當隨宜送助今月祧廟祀需亦不忘而封送否凡事須以節用爲主而惟助祭之物至親間饋遺不於此用誠惡乎用其誠也曾見先集中與都正公書乎雲章第二子婦之喪慘不忍言時則雲章不在家其子告急於我卽以廩物貸給僅僅殯殮而祭服棺槨之又所告急至于再三故責納十緡於定邸以送之吾亦豈不諒

邑力官債而誠以吉凶大事不得不責之於爲守令者不如是則其門戶無足觀矣此亦諒之也

黃霽谷卽同春門下最高弟爲尤門所推詡學者稱霽谷先生其賢可知而今其後孫零替居在他所故爲人所凌侮其親山咫尺之地致有常漢偷葬云訟理之如何法文之如何姑無論使霽谷在世孰敢偷埋孰不爲之督掘乎待其呈訴特爲嚴題俾卽掘去也

答族姪

光祐

問目 丙午

問有人嫡子死其孫又無後而死其祖爲服斬衰

後其祖又死則嫡孫之弟當爲兄亡弟及而其祖在時已服其兄斬衰則今其弟之服祖三年似有二嫡孫之嫌然則此將爲無主之喪乎

禮曰長子爲父斬父亦爲斬嫡孫承重爲祖斬祖爲之朞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祖孫本非一體故也據此則祖爲孫本服大功而爲傳重故加服朞朱子家禮亦然今其祖爲嫡孫服斬已是失禮之正而孫死之後若行殷及之制則及其祖死惟當依承重例服三年而已豈可以其祖之爲其兄服斬而嫌於二統不爲之服祖三年乎

問父葬未及立主其母喪欲爲先題父後題母未知如何或曰不必於母之葬題其父主姑俟節日以題似可云未知如何

爲其父未及立主則因其母葬而一時並題無所不可若論其後先則先重後輕亦宜矣但別葬其母而不祔於其父之墓則於母之墓而題父之主恐有乖於形歸神返之義至於或者之說亦一道而無時不可又何必待節日耶

問婦人主祭有顯辟顯舅之文而無祖曾祖之文未知可以推看否

禮有顯舅之文則祖曾祖舅自在包言之中豈不聞忠肅公宅年前已行之例耶

問祭禮圖要訣則果湯各用五色備要則以特牲之說爲正而果用六品湯則只以魚肉代之者何備要旣如是而今之湯或三或五者何也

郊特牲曰鼎俎竒而籩豆偶長樂陳氏以爲鼎俎之實天產也屬陽故其數竒籩豆之實地產也屬陰故其數偶備要專據家禮故取偶數要訣蓋本司馬公及程氏儀故所以與家禮不同尤翁以爲從俗或其時世所同然耶湯之或三或五不過隨其家力耳

問要訣忌祭奠祭果三色湯三色而備要則并如儀云未知當何適從

忌祭奠祭果湯之品要訣與備要不同若論其何所適從則栗翁之言可從也蓋時祭則正祭也忌祭則非古也視正祭宜有減殺况墓與廟輕重又別豈可無豐殺之節也但近世情勝不知禮意反以忌墓祭爲重而不行正祭者多矣可勝歎哉

問喪禮有事則袒小斂之袒當在遷尸之時而今在於憑尸之後何也

喪禮盖有事則袒故已於飯舍條下有左袒之文又於大斂條有曰袒曰襲之文不獨於憑尸之後始令袒之也盖終天大事所當自爲而不可付之於人而今人不忍於小不忍反忍於大不忍此退溪所以有云云也古禮不獨飯舍如斂絞舉尸撫尸之類皆喪者爲之備要中始於飯舍條載之者豈爲飯舍之節莫重莫大所宜謹慎非比舉尸撫尸之類耶

問小斂有環經之具無襲經之文何也主人拜賓襲經而今皆至成服始經帶者何也

襲經之文分明載在於備要小斂條主人拜賓之下豈看得疎忽耶家禮則闕而不書故吾王考所編四

禮便覽中特置按說以爲孝子哀遑罔極之中似未暇論於此等儀節故家禮闕而不書耶云云仍依家禮本文而不錄耳然今人襲經或於小歛或於成服者不一其禮吾家則曾前於小歛襲經耳

問小歛無掩之先後至大歛有先足次首次左次右之文小歛時當推看者耶

掩之有先後左右雖於大歛時始言之恐是小歛條闕漏耳是故四禮便覽則於小歛條亦錄

問塗殯或沙殯其義制如何

塗殯沙殯云者蓋恐有殯宮火患故或塗或沙隨宜

爲之然溫公以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故廢此不用朱子殯其長子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用與不用惟在人見之如何耳其塗之之制喪大記君殯用輶欗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欗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註輶盛柩之車也欗猶叢也叢木于輶之四面以泥盡塗之此欗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大夫不用輶而欗其三面士掘肆以容棺肆卽坎也棺在坎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亦用木覆而塗之沙殯亦當照此而爲之

問成服之後衰負版辟領之下統曰齊衰緝邊則



非但衣裳衰負版辟領皆當緝邊耶先言帶下尺次言衽則衽似在帶下之外而以圖式觀之則似在帶下尺之內未知如何大功以下去衰負版辟領則其加領當如深衣之樣而無濶中等制耶其所以必爲辟領衰負版者亦有何義意耶

斬衰不緝齊衰緝邊非但衣裳而已並衰負版辟領而同然先言帶下尺次言衽者帶下尺既聯綴於衣下而又以衽綴於衣兩傍腋下在外交映云則其在帶下之外而爲帶下之次可知所謂衰負版辟領各有名義衰者摧也象孝子哀摧之意負版者負其悲

哀之心也辟領云者楊氏曰既摺濶中之布而向外故云辟也而朱子答周叔謹書曰是有襍積之義大功以下雖無辟領既曰分摺向外者卽剪去之云則安得無濶中之制耶

問小祥腰絰變麻受葛而爲三重四股則是小祥之後無絰耶絞帶變麻服布則亦何別於齊斬也小祥絰則受葛絞則代布而男子重首故先除首絰女子重腰故先除腰絰而已安可謂之無絰耶斬衰之絞變而服布蓋自古禮而以其無別於齊衰故如近世巍巖李公廣引古禮以爲當絞之證而沙尤諸

老先生皆有代布之文陶菴所論亦嘗如此禮家多遵行矣

問婦人服制並同男子但無帶下尺又無袵云則其辟領衰負版宜無不同者而源流所以疑之何也裳用布六幅交解爲十二幅如深衣之裳連綴於衣云則衣裳連綴而亦衣外縫裳內縫耶大袖如今婦人短衣而寬大其長至膝袖長二尺二寸準男子衰衣之制云則其所謂準云者卽辟領衰負版等節耶長裙用布六幅裁爲十二破聯以爲裙準男子衰裳之制云則其所謂準指何等處而

云耶

婦人服制并同男子云則衰負板辟領皆無不同所不同者無袵與帶下尺而衣連綴於裳而已衣之外縫裳之內縫亦豈有所殊也此出於儀禮喪服圖式而惟好禮家遵行至於大袖長裙揚復註有云云而無經帶無杖尤翁以爲今人用大袖長裙而有經有杖兩違於家禮儀禮云云備要兩存之儀禮旣是朱子晚年定論則捨彼取此何疑之有然流俗則十八九用大袖之制雖以退溪之賢亦尙有他事不能盡如禮則獨行此一節無益而駭俗云云之論耳大袖

長裙所謂準者一如男子衣裳之制云爾上衣下裳之制既同布之升數又同衣裳之長短又同則謂之準固無所不可况古人使字不必泥看

問奠圖襲則左脯而右盥小歛則右脯而左盥注曰至遣並同自卒哭而始同祭禮則是葬前不以祭禮而襲奠之左脯右盥何也

襲奠之左脯右盥正所以象生時而圖式則右脯而左盥故南溪朴公以爲寫誤

問留婦人守之者今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故耶然則守之當至遣時耶

留婦人守之者南溪曰盖男子既歸於中門外廬矣婦人亦居別室則殯廳將無人留待所以爲此制遂菴曰此婦人通指女子婢妾而言男僕不能入門則捨婦人而使誰守殯慎獨齋曰主人各歸喪次則兩婦人亦當然也以上二說觀之則有殯之時皆可守以下一說觀之則成殯後兩婦人亦當各歸其次然上說似長

問冒之制韜足以上韜首以下則似當於相接之處相結而使不相離而今乃只有旁綴者何也冒之制既有旁綴則雖無質下殺上之綴似無欠整

之慮然喪大記疏則縫合一頭及縱者一邊而綴帶於不縫之一邊士喪禮疏則縫合一頭與縱者兩邊而仍於質之下口殺之上口相接處綴帶也今之旁綴云者據喪大記也而若據士喪禮則無旁綴而只質殺相接處有綴帶矣大記與喪禮皆鄭注而太簡難曉如此所以尤翁亦致疑於此耳

問五世孫承重則當服三年之制耶然則吉祭後卽當埋安耶

五世孫承重當否遂翁則以爲似當承重陶菴則以爲五代祖禮當毀廟廟旣毀則雖嫡嫡相承之宗子無復據而可宗之義與衆子無異當齊衰三月主喪三年之後奉以埋安兩先生所論不同惟在當之者財擇

問吊人內艱若主人哭而待則將若之何

曲禮曰知生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不知生傷而不吊傷者哭之謂也廣記又曰識死不知生哭而不吊但識生者則吊而不哭據此則不惟吊人內艱雖吊其外艱若與死者不相識則只當依吊而不傷之文而已然以主人言之則人旣吊我我安得不哭而待之耶

答族姪問目

問下教中殷及之制云者未知何義嫡孫既無後而死其弟將欲爲其兄立後則其祖之喪似不當服三年而自主然不可無喪主而期而撤焉未知如何

殷及云者兄亡弟及之制自殷而行故謂之殷及至於嫡孫無後而死將欲立後則次孫爲其祖不當三年先輩嘗有持重三年之說而陶菴難之者以此也然喪雖無主亡者之妻或婢僕有當服三年者則筵几不可撤也

問無男主而婦祭舅稱新婦則其祭祖舅以上亦稱新婦耶若宗子之弟存則當以介子主其祭耶若介子主之則其初當有措語未知如何

子婦祭舅固當自稱新婦然若祭祖舅與曾祖舅則隨所屬而稱孫曾婦爲宜然有宗子之弟則當攝主其祭攝之之初亦當有告辭耳

問飯舍條有左袒之文而下又有襲所袒之文則決非袒而至小斂之時也禮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褻袒者所以敬事之義也將飯舍而袒既飯舍而襲至小斂時又當袒而斂斂畢還襲而今乃不然

不袒於將斂之時而袒於憑尸哭擗之下者無或顛倒耶沙溪先生於小斂之下有所云云者無或以是耶抑近世主人不親自襲斂等事故耶有事則袒事已則襲故飯含有曰袒曰襲之文至小斂只言斂者袒六人而不言主人然憑尸時袒者蓋爲遷尸也既遷尸又襲至大斂又袒而襲以此觀之有事而何嘗不袒耶不袒於將斂之時而始袒於憑尸之際者固若可疑而家禮則只於遷尸條一袒而已此蓋闕文是故沙翁特置按說以示人之不可不袒耳

問所殯之坎以正寢圖及吊者入靈座哭奠圖觀之則決非襲時掘坎之處故有所仰稟矣指教甚明而所謂掘肆以容棺肆卽坎也者未知掘正寢之室耶

掘肆以容棺肆按圖而觀捨正寢而恐無他處耳問衣下之必有帶下尺者何也又綴衽者何也帶下尺綴衽云云按鄭賈之說衽綴於衣兩旁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曲裾其義同又按儀禮喪服記衣帶下尺者謂束帶之下一尺則衣通長足以掩裳上際家禮楊氏復論婦人衰制而曰裳旁兩幅必相連

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傍不用袷也以三說觀之袷與帶下之設蓋欲掩裳之上際與旁際故也男子則有婦人則無者亦爲是也

問小祥男子重首故先除首經腰經則變麻受葛而帶三重四股云則是絞帶之制也是可謂有經乎

練後葛經雖用三重四股之制然三重四股之制初喪則於絞而不於經者蓋爲經重而絞輕故也小祥則移之於經而以布代絞者殺哀而漸吉故也豈可以制同絞帶而不謂之經乎然此出於間傳而不載

於經文故尤菴遂菴嘗有兩股爲當之論矣

問絞帶之代布旣聞命矣敢問齊衰之絞當變以何物耶變麻以布者是亦殺之之意則何獨於斬有殺而於齊則無耶

斬之絞代布而齊獨無變故巍巖多所辨難然自粟翁以下凡爲我東諸賢皆主用布之說何敢不從布亦有極麤稍麤之別而練用功衰七升之布云則齊亦未嘗無變也

問五服衣必外縫裳必內縫者亦有義意耶

衣裳外縫內縫之別朴南溪以爲凡服衣重而裳輕

縫向外者示變於吉也此說似有理

問襲奠下教所謂左脯而右盥正所以象生時而圖式則右脯而左盥故南溪以爲寫誤者未知其指意祭禮皆左脯而右盥則何謂象生時襲奠圖式左脯而右盥則正下教所謂象生時也何謂誤寫切恐左右字座下或倒書耶

襲奠左右字愚則從神位而言之君則從在位者而言之故若是不合耶更思其得失也

問要訣忌祭奉神主盖座授執事者所謂盖座云者未知積內復有曰盖曰座者耶

奉神主盖座尤菴曰神主下當着于字看又他註曰置于笥盖謂以笥奉神主也

問曾見遂菴集有尤菴欲設二牀石於先世山所而同春不許未知同春之不許何也抑以原野之禮有殺於廟中之事故耶

同春所以不許二牀未知其義然遂菴答人之問有曰合墓而各設牀石深得禮意但人家事力難行同春之意無亦以是耶

答族姪問目 丁未

問醋櫟之用何義用醋而又用醬何也



古人設食以醋爲重如今人之重醬內則納酒醬邊豆註醬醋水也以此觀之古者祭祀已用醋矣不獨自家禮始也然既用醋則似當不復用世俗所謂醬而以東人之重醬也故要訣添之耳

問小歛歛者袒六人見於何處

小歛條歛者袒六人卽喪大記之文而四禮便覽載之蓋補其備要之所未備也

問葛經之三重四股不復經據故有所仰稟矣豈可制同絞帶而不謂之經者下教誠然矣兩先生既有兩股之論則今之行之者亦當遵之耶未知

四禮便覽何以爲定耶

葛經兩股之論雖有先輩云云而便覽則以四股立言矣

問告利成主人之不拜前後下教不啻明白而第忌祭之無此節有見於他經者耶既曰辭神納主徹并如儀但不受胙不餒云則無不告利成之文矣告利成本非受胙之事乃告尸以祭畢之意則何獨於忌無之而并蒙於不受胙之文乎金厚齋曰告利成只是告祭祀已成而已本不係於受胙與否也或又問以既行則當依時祭例耶當與祝

以下偕行再拜耶且見虞祭只行告利成而無再拜之節此則似出於殺之意思亦喪餘依虞例不行禮云云答曰先再拜偕再拜無所考不敢詳知第以今世士大夫家見行之禮觀之來教未端說似然以此觀之拜禮雖不行而無并廢告利成者矣未知如何

忌祭視正祭固有隆殺故家禮時祭條曰啓門曰受昨曰辭神皆以大字立綱而告利成在於受昨條忌祭則於啓門下承以辭神而註曰不受昨不受昨則告利成當廢安有廢綱而只用其目者耶陶菴亦以

爲當無厚齋說恐未然

問喪在月晦成服在來初者期以上當以忌日或脫或練矣功以下當以死日計耶

喪在月晦則期服朞而除此謂其忌日也功總以其計月故自死日計已有便覽定論

問祭禮圖式只有脯醢而已故栗翁稱脯俗所謂佐飯云而今皆脯外又有佐飯醢則指以爲食醢而復有醢者何耶

佐飯不知增於何時而食醢只是東俗也是故尤翁以爲旣用醢又用食醢則非家禮之意當去食醢無

疑其非禮之正可知

問母在爲妻不禫遂菴以爲賀循非儒者何可曲  
從又曰以古諸說觀之皆無母在不杖不禫之文  
蓋母不得主婦喪故也今皆舍之獨從賀說恐不  
如專用父在父爲主之說云云厚齋云惟大宗子  
母在爲妻禫若小宗雖只有母在亦不得禫云未  
知何說得中耶

母在爲妻禫沙溪廣引諸說而明之遂翁說爲是矣  
家禮不論父在父亡通爲杖期杖則禫矣父在尙且  
杖母在反不禫耶厚齋說從疏說而不如從家禮爲

正

答族姪 庚戌

前書稽謝迨以爲悵卽日學况清勝性與天道孔門  
惟子貢以上得聞之餘子不得聞焉則固非後生新  
學所可驟語而邇來湖外諸家反以此爲家計子生  
能言已教以說心說性蓋不如是無以抵當得一邊  
也然其張皇闔闢者不過是認氣爲性而源於告子  
迷謬之見揚子善惡之論其說本不足以誤人而不  
意左右亦被其所誤也所詢人物之性魯莽如我安  
敢開口說去而既有問不可無答又不害爲窮格之

一端故試以平日所尊聞者爲左右誦之如有不當  
還以見示也夫性一而已矣而所主而言者不同故  
有本然氣質之異名以其或專言理而不及乎氣或  
兼言氣而包理在其中耳自其本然而言則孟子所謂性善  
也不但在於人同而在於物亦同朱子所謂論萬物  
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者也自其氣質而言則孔子所謂性相  
近也所得之氣不同而所寓之理亦不同不但人物  
各異人人亦或有異朱子所謂氣猶相近而理絕不  
同者也是故論其同處則雖就異體上言之莫不皆  
同論其異處則雖就同體上言之莫不皆異奚但人

與物之相懸而已哉人性之本善者理也而若夫爲  
不善形氣揜之也物之性亦猶是也雖以盛論所引  
犬牛人章觀之孟子之答就氣質而言之故集註小  
註諸說正所以明夫理同而氣異栗翁通局之論人之  
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理氣之詠方圓之器不  
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亦所以證其說而湖說則異於  
水一也大小之瓶不是以人物賦與後局於氣質而有偏有全者認爲本  
然之理王考詩中偏全作本然卽指此也若曰人獨  
得五常而物不得與焉則中庸章句何以曰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又何以

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乎左右雖以各得各循之兩各字謂非偶然而疑或墮在氣質以後隨其偏全而言然子思所言乃極本窮源之論也性道二字上着氣質不得而至修道之教方說出氣質來觀於章句所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者則可知兩各字之無深意而只如萬物各具一太極之各字於此着眼則先儒千言萬語將見迎刃而解矣誠若左右之疑則各得其所賦之理一句統言人物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一句將單言人耶上下句語若統言或單言則當句之內不成

文理皆可以統言云爾則決知其物亦有健順五常之德而特坐其氣之昏塞故不能擴充而所以與人異耳是故程子曰禽獸皆有五常而但不知充卽與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之意一般然只曰不得充不得全而未嘗曰本無是理則或說之得失不待廣訂而可明耶蜂蟻之義上一點明固本然而不能仁禮智者氣也虎狼之仁上一點明固本然而不能義禮智者亦氣也爲其不得充不得全而并疑其本然之理則豈其可乎人得其氣之全故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理亦偏者此雲峯之

說而栗翁之論亦本於此左右固已援引而爲說而獨不肯曰人物之別由於氣者何也大抵統體則同細分則異必也同中見其異異處見其同然後方可  
以語性矣如何如何

答族姪

鼎烈 別紙 辛亥

別紙縷縷論之以定非惡心可質神明勗之以相信務實使太虛不暫有一點滓穢奉讀以還益知老成之言爲可貴也座下之所知如此則向來男也酬酢時引不當引之人以爲證者何故也對裕姪問答時惟恐舊譜之投火者又何故也此鄙之所以疑阻而

不能容忍者也然今而思之若徐竢座下之相面罄悉多少使兩家少輩曉然知故實則都無彼此疑阻而既不能然矣悔之何可及也終是氣質之病不能克去或不免突兀起來可歎然源派旣分親疎有間則座下之所知未必如吾輩之真切詳悉故因言之發而試此畧布大抵參奉公以司議公長子禮當取人爲後而我贊成公旣在其猶子之列則不以爲嗣而以侍養名焉者實未可知後人之疑之實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何以明其爲侍養而非繼後也謹按晚悔公所撰贊成公行狀有曰養于家又有曰事之

華身集 卷八  
如父其下又曰副學公之喪卒從三年之制若是稟朝家之命而定父子之倫則其曰養曰如父者果成說乎况於所生而又三年則是貳斬也不當斬而斬則晚悔公何以收載於善狀之中耶說者雖以舊譜中一系字謂十分可信然行狀與舊譜均出於晚悔之手則其必欲信此誤印之一系字而不信善狀中許多語句之可徵者何也所謂舊譜只是吾家系派非如族譜之例然設若真箇繼後則以子孫錄錄於所後之派乃是人家譜體而今於副學公之下錄之而不錄於參奉公之下此又可信耶况第二代第五

代文字錯誤處有大於此者則可見舊譜之始初不察而今執以爲言者果可以服人耶且副學公祠版至四世而遞祧于連山長房及郎廳從祖之喪始埋安于墓所至於參奉公享祀不知止於何代則必是據禮止兄弟孫之文而處之苟如言者之言則不祧參奉公祠版而乃反以副學公次第遷奉者抑又有其說耶蓋聞一種險陂之徒和附湖論或以此暗地致疑於吾王考文正公所修新譜然所謂新譜不獨吾王考修正推而上之有忠肅公所修者又有忠憲文貞二祖所修者而皆以侍養書之藏在舊篋班班

可據况晚晦公大碑卽尤翁信筆而以副學爲祖不  
祖參奉公則今謂文正之所創修者亦果成說耶所  
論先叔主家庭之教座下雖曰言猶在耳然先叔主  
平日自居以吾祖門生而與吾祖同居一隣亦且半  
生則譜草之始於忠憲祧廟之獨遷副學先叔主寧  
有不知之理况初無可正之禮則又安有據禮就正  
者而乃有是言哉以此愚則決知其座下之錯記也  
試更思之豈其然乎至若名行之分只以後生之故  
不知有座下家當諱之音而欲遵王考平日之教而  
已實無他意乃座下看作有心必以嵩華等字定名

而有若對舉者然此所以云云然人家蓋多有至親  
間同音作名者此何足嫌也當初不以書相諮者果  
失於輕遽咎實在我矣然終當乍分而旋合則一家  
情誼豈以名行之同異有間哉門中長老零落殆盡  
惟吾兄弟與座下在耳而髮之蒼蒼者已化爲白矣  
所諭禮服雖絕厥初孔邇者足令人感發敦睦之心  
繼自今各保此心以母負吾祖先忠厚之德則今日  
往復之端未必非幸也





